

百花祸

作者

孤独红

武侠名篇经典

“百花门”凭借自己独创的“百花追魂散”，将各路武林豪杰控制在自己门中。“黑龙”王刚不畏强敌，周旋于百花门中，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拯救了各路英雄。

中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7
第 三 章	43
第 四 章	66
第 五 章	90
第 六 章	108
第 七 章	123
第 八 章	151
第 九 章	168

第 十 章	189
第 十 一 章	208
第 十 二 章	215
第 十 三 章	234
第 十 四 章	251
第 十 五 章	277
第 十 六 章	292
第 十 七 章	313
第 十 八 章	336
第 十 九 章	359
第 二 十 章	382
第二十一章	393
第二十二章	415
第二十三章	428
第二十四章	437
第二十五章	460
第二十六章	489
第二十七章	513
第二十八章	531

第二十九章	554
第三十章	577
第三十一章	607
第三十二章	638

第十二章

人家是京城有名的大善士，被捆上送官太失身份，至于他会武功，也不是犯法的，叶大善人医术通神，当然会些工夫。

他是被缇骑营的密差西施用暗器击倒下来的，服毒身死也只是王刚的一句，尸体未经产剖验，不能送作认定。

她曾经生过一场大病，由叶维善治好的，叶大善人对她有救命之恩，她不能看恩人被冤枉整死，所以才有一句，说一句，要求一份公道。

邱侯爷对她十分客气，连声道：“对！对！我绝不袒护手下人，假如他们也害死了叶大善士，我绝不姑息，所以我才不厌其详地逐一详问。

姑娘的说法大有见解，我一定将叶维善的遗体交付仵作详细检验！姑娘的供词，我也一字不易地记录下来，付之公决！”

庭上用了四位老夫子录口供，一式四份，每一份都记载得差不多，邱侯吩咐把每一份都给她看了，认为无误后，再和她捺指印以示隆重！

碧桃每一份都看得仔细，有些地方语句不详，她这特别指

出，当庭改正，再在改过的地方请她捺上指印，因此她一共捺了十多个指印。

把供词送到邱侯面前，邱光超看完后笑道：“我因为人手不足，特别把衙门里的老夫子也请求来帮忙了。

他是位举人老爷，文章很好，却做不惯俗吏工作，所以用句太文了一点，姑娘居然也看懂了，而且还能指出未尽之处，倒是很容易！”

碧桃脸色微微一动道：“小女子幼时也随先父读过几年书，所以才认得几个字。”

“尊亲已经作古了？”

“是的，先父本来教家馆的，五年前因病去世，小女子孑然一身，只有依母舅为生，因为母舅好赌成性，欠了一大笔赌债，才把小女子卖入了乐坊！”

“你进这一家琼花阁有多久了？”

“才一年，小女子典身进来是做丫头的，只做些粗使工作，并不屈身市笑，而且只订了三年的约，约满我就要离开此地，因此倒不算沦落风尘！”

这番话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对一边的王刚而言，却又不同了，他听出这女孩子很有傲气，不要人同情。

所以他才笑问道：“姑娘今年多大了？”

“十五岁，九月十五日生。”

“十五岁，那么是甲子年了！”

“不对，是辛酉年，王大人弄错了，甲子年我已经四岁了，我对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记得很清楚！”

王刚笑笑道：“是我弄错了，姑娘是几岁练武功的！”

碧桃脸色一变道：“王大人说什么？”

王刚道：“把口供由书押换为捺指印，是我向侯爷建议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那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我们琼华去，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叶维善！”

“这个我不知道，叶大善人犯了什么罪？”

“他的罪行很大，好像是牵涉到一个叛逆组织，他虽非主脑，却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那为什么不到他家去抓他呢？”

“主要是怕打草惊蛇，使那个组织提高警觉而加以灭口或是消灭证据，因为他家中一定有组织的同党，我们才想出其不意，用别的罪名抓下来审问的，那知道还是被人下手灭口！”

碧桃神色仓惶地道：“我不知道他有那么大的牵连，才信口胡说八道，那叶大善士是畏罪自杀的了！”

“不！你说得很有道理，服毒自杀只是我的一句话，他是死于别人的暗杀，杀他的原因是为了灭口。普天下，要冤枉一个人还怕不容易，我只是在欢场中的一个小丫头，怎么强不过你们的！”

这个女孩子一下变得泼辣起来了，厉声道：“你们干脆再写一份供词来给我书押好了，随便你们怎么写，我们这种老百姓只有认了！”

她干脆使出耍赖的姿态，使得邱光超皱起了眉头。

但王刚却一笑道：“碧桃，你的盗匪本性终于露出来了，这更不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摆得出的样子了。

这使我想起江湖中有同行，叫蛇蝎玉女刘小芬，三十岁了，望之如十五六幼女，手辣心狠，杀人不眨眼，她跟你什么关系？

你知道这个人吗？”

碧桃神色再变，没想到王刚会掏出她的底子来了。

但她表面上仍是冷笑道：“王大人，你要个人来抵罪，随便加顶帽子就行了，何必又给我冠上个女盗的帽子！”

王刚一笑道：“因为只有那个人最适合你，而且刘小芬杀人的利器也是一手追魂夺命针，发时无声无息，中人必死无声无息，就是叶维善咽喉上的那一种！”

碧桃冷笑道：“王大人，尽管你们缇骑营的势力喧天，生杀予夺，全操之在手，于是一定要把我说成杀人凶手，被杀的又是一位名士神医，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要硬栽在我头上，可不能凭你一句话。

王刚道：“叶维善是名人，真要为了杀他而找人顶罪，我们不会找上你这个小女孩的，说出去不是自己闹笑话吗？可是我偏认定你是凶手，自然有我的证据！”

“什么证据，你提出好了！”

“抓下你可以在你身上找到杀人的凶器，那种杀人的暗器是一种淬有剧毒的细针，射入咽喉，几乎立刻毒发身死，别人不知道内情，才跟着我说，你却看得清楚。”

碧桃忙道：“我也没看清楚，只是说出当时的情形！”

“发出铁莲子突起击倒他的西施是我手下的一个女宫差，他的暗器手法很好，别人都不知道她出手过，只看见叶维善倒下来，你却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西施出手，我才知你学过武功！”

碧桃急了道：“小女子只是恰好站在西施姑娘的身边，而且又听见她跟王大人的对话！”

王刚一笑道：“西施身边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没看见，西施的出手只是会家子才能看得出！”

碧桃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王刚又道：“叶维善之死，别说他是被同党灭口了，就算是我杀的，我也承担得起，今天我对手下了他犯罪作恶的证据，不怕担上杀死他的责任，倒是你对我们是如此存心，才特别地指出来！”

碧桃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王刚冷笑道：“碧桃，我不知道你的真实年龄是多少，但我相信你绝对不止十五岁，你能够对叶维善作断然的处置，你在百花门的地位必然不低。

你能够弹出毒针，不知不觉间杀死叶维善，你的武功必然很了得，这些都不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所能做到的！”

碧桃叫道：“王大人，您越说越玄了，好像打算把杀死叶大善的责任，全赖在我头上！”

王刚沉声道：“我做事毋纵，你本来就是凶手！”

碧桃道：“您说是就是吧，反正你们缙骑营有个遮天的权利。”

王刚接着又道：“碧桃，我想你身上的凶器你不会只带一支！”

碧桃双手一摊道：“你来搜好了？”

王刚道：“现在可能已经被你丢掉了！”

碧桃冷笑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由你说好了，我不相信你们真能一手遮天，叶大善士的命案也不能私下就了结了。总还要到刑部大堂上再审的，你把我送到刑部去好了，到时候希望你能拿出足够的证据来。”

王刚一笑道：“你想公开打官司可就错了，案子到了缙骑营，只要搜足了一切证物，往朝廷一交，由内阁几位阁老过目就算了

结了。

这是朝廷特许的权力，尤其是我经办的百花门案子，更是个特例，在这之前，我已经办了几个世家和当朝的大员了，由于案情特殊，都未经刑部。”

碧桃脸色这才变了道：“那我只有认命！”

王刚笑笑道：“缇骑营虽然有特权，但那是邱侯爷凭事实办事的，他自从接手办百花门的案子后，从未妄杀一个人，也没有冤枉一个无辜者。

因此，才赢得朝廷的信任，赋予这个权力，因此我指你是杀人灭口的凶手，也不会冤枉你，我是掌握了绝对证据的！”

“你只会给人扣帽子！”

“刘小芬，你非常老练，自以为得计，但你却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话太多，表现得太精明，再者，你的阅历太浅应该看看你的手！”

“我的手是怎么样？”

“叶维善死于细小的毒器，那只有在近处才能发射，所以我认定凶手必是在屋中的人，才叫人把所有的人都抓来，每人录了四份口供，把画押改为捺指印，目的就是在找出刽子手。

在捺指印的印泥中，我调了一种药，那种药别无作用，但遇毒却能变为黑色，是用来验毒的。

所有人中，只有你捺的指纹变了黑色，那是因为你手指沾过毒针，染上毒的关系，现在你认不认罪！”

碧桃不由自主地举起手来看了一下，脸色大变，猛地长身径朝座上的邱光超扑去，探开手指就朝他抓去。

邱光超虽然身居显职，但他能领袖缇骑营，赢得官家的信任，并不是只靠他的忠贞和世袭的爵位，一身艺业修为也是原

因。

他在座上身子不动，双臂一错一格，不但将她双手错开，而且一掌将他击得飞跌下来，王刚配合得晚好，上前一拳击在她的顶门上，将她震昏过去。

百花门总算有一个活口跌了进来。

邱光超起立叹道：“这个女贼真狡猾，若非贤弟精明，布下罗网，令她无可遁形，我实在难以相信杀人灭口的会是个小女郎！”

王刚叹道：“我也没想到是她，我的注意力倒是放在那些世家子身上，没想到她自己先露马脚，首先在口供上与众不同，使我引起对她的注意……”

“贤弟不是认识她吗？”

“我只是只知有这么一个人，却没有见过，根本不见得她，只是随口提一下，那知误打正着，竟叫我蒙上了！”

“这可不能随便硬蒙的！”

“当然也不是随便乱蒙，江湖上只有这一个女煞星合于条件，尤其叶维善死于毒针，跟蛇蝎玉女刘小芬的杀人利器象似，触动我的灵机！”

邱光超一叹道：“此女身手不凡，想来必是你所说的刘小芬，这次的活口得之不易，可要好好把握，希望能在她口中间出些什么！”

王刚却苦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好问的了，最多是百花门主的身份而已，对百花门，我们知道的已够多！”

邱光超道：“不！贤弟，百花门主是谁固然重要，但愚兄以为更重要的还是急速探悉百花门的党羽有多少，潜伏在何处，是些什么人，实力如何。

因为那才是作恶作乱之源，百花门主虽然只有一个人，作不了多大的怪的，他手中的实力才堪虞！”

王刚为之一震，他追查百花门主，花费了太多的力气，却没有多大用处。

百花门势力庞大，成员多而复杂，上到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几乎都包罗在内。

如此一个庞大的组织，绝非除去一二人所能瓦解的，百花门主充其量只是一个较有权力的联络策划人而已，并不是完全控制大局的人。

除掉了百花门主，最多使百花门的活动沉寂一阵，不久后，他们可能再推出一个门主来，身份更为隐秘，行动更难捉摸了。

王刚点点头：“小弟明白，在问口供时，小弟当着重两点，百花门主和同党所在！”

“百花门主不必问了，问了恐怕她也不会知道，倒是了解她的同党为主，问出一个对方作怪的能力！”

王刚笑笑道：“小弟会想办法的，甚至于用些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

邱光超十分满意，他知道王刚已明白他的意思。

因此他道：“我对贤弟十分放心，对江湖上的事，我比较隔阂，贤弟可以全权作主，我总是支持的。”

两个人达成了默契后，王刚的心情很沉重，死了个叶维善，抓到了一个刘小芬，算来并无损失。

但是他心中并不高兴，为了一件他无法告人而深虑的原因。

邱光超回府了，王刚还要等结果。

他们的捕捉行动是双管齐下的，一边着手从事捕擒叶维善，另一批干探却拿了缇骑营的搜捕令，搜查叶维善的家和抄查天生

堂药局。

这个地方都有收获，但都不太大。

天生堂药局中没有抗拒，听任他们长驱直入，却找不到什么直接证据，只找出了几间秘密制药的地方，制造一些不明成份的药。

王刚知道这是制作解药的地方，却无法证明因为他还少了一种主要的成分，那是涂在药丸外面的一种金色的光粉。

没有这种光粉，仍是解不了毒，这次破获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但王刚却不这样想，他对毒药的知识并不贫乏，由解药的成分已经了解到那些毒药的结构和性能，虽然没有药引，他相信自己能够解得了那些毒了。

但他没有宣布这件事，现在还不是时候，宣布太早，百花门很可能又换一种禁制的方法了。

这是个有利的条件，但要留在最重要的关头上再加以利用。

搜查叶维善的家，引起了一场争斗，官家的干探有两个人受制，一个人被杀死，但叶宅的几个重要涉嫌人却逃走了，虽然也抓到了几个不太重要的，看来似乎得不偿失，但实际又不然。

第一，因为这些干捕在叶宅的死伤，证明了叶维善确于匪人有来往，对他的死，没人再敢说话了。

其次则是干探在叶宅秘密地查获许多医案，这些医案都是叶维善为京师一些有名的人物诊病日记录以及处方的情形。

这在一些略有名望的医生，都是很普通的事，那在以后整理出来，可以作为后人的参考借鉴，使他的医术心得可以保存流传下来。

可是叶维善这份医案上，却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

他到一些大门宅去替人看病，看的都是一些极为普通的病，实在用不着做成记录的，而且同样的病人，同样的病，只是时间的不同而已，居然有几份医案，每一份所用的药也差不多，最多换一两个无关紧要的或是份量上略作增减！

叶维善是名医，他的医案应该是颇具价值的，事实上也不错，多有份医案析论透僻，确有过人之处。

但是他的记录详细了，详细地不必要，因此就值得玩味了，王刚决心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那些病人。

第三个收获则是那些逃走的江湖人，他们都是较为知名的人物，这次虽然逃脱了，但是名字相貌都列入了官府的搜捕名单中，以后不再能公开活动了。

叶维善不一定是百花门主，但却是百花门主的替身之一，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对某些人而言，他就是百花门主。

所以他的死，对百花门的打击是很大的。

何况王刚手中还掌有一个刘小芬，他要好好地利用那个女人，只是如此使她合作说出实话呢，这个江湖女人是这样的顽强。

不过王刚却不想担心这件事，他自信有办法能克服这些障碍的！

刘小芬是个很倔强的人，除了她的真姓名，因为被王刚晓了出来，无法不承认外，其它的她什么都不肯说。

虽然缓骑营有的是各种叫人招供的方法，但是刘小芬软硬不吃，挨了几顿鞭子，也上了几款夹棍，她都咬紧牙关，什么都推说不知道。

手下的人没办法，只有来报告王刚，王刚笑了一笑，把她调了个房间。

这间房间布置得很舒服，虽然小一点，却不像一般的牢房那么苦，有一张竹榻，只是没有被褥。

那倒没关系，因为天气本来就热，而死囚牢中不通风，有被子也盖不住，更不会觉得寒冷了。

但是这间牢房却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掩密，它是用粗逾人臂的木栅围起来的，四壁俱空，三面都是别的囚房，一面对着狱卒，经常有两个大汉虎视眈眈地看着她。

而另外三间的囚房中，各关着两名男囚。

中间关了个娇滴滴的女人，他们可乐，整天就隔着栅栏向她说不堪入耳的话，一开始只是说说而已，后来就更不堪了，有一个甚至于脱光了衣服，对着她作些极为猥亵的举动。

刘小芬实在受不了了，把王刚叫来了：“王刚，你看看这些人，简直是禽兽！”

王刚笑道：“这点我也有同感，他们都是今秋待决的死囚，命在旦夕，他们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

“你怎么可以把我跟他们关在一起！”

“刘小芬，你参加的百花门是叛逆的组织，而且你也杀了人，犯的是双重的死罪，不关在这儿关那儿！”

“把我关在女囚房去！”

缇骑营所关的无恶不作，杀人无数的江洋大盗，很少有女犯的，这儿没有女囚房！”

“王刚，我知道你是想藉此折磨我，逼我招供，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王刚一笑道：“如果你肯招供，我有权减轻你的罪刑，只要你犯的罪不构成死刑，自然就不必关在这囚房中，此外我别无他途能帮助你！”

“那你就快点把我处决了!”

“我有权赦你不死，却无权判你速死，我得等到秋天，跟这些犯人一起处决，好在还有两个月，很快就到了!”

“什么! 还有两个月，我在这儿一天都受不了!”

“刘小芬，受不了也得受，这可不是在客栈里那么自由，可以随你高兴，事实上你已经很受优待了，别人都是两个人一间，你却独占一间!”

“王刚，你不是人，你是畜生!”

王刚耸耸肩，没作理会走了。

刘小芬赌气倒在床上，对那些脏言脏语跟下流的动作的人来得不闻不问。

可是问题来了，她能不听不看，却无法不吃不拉。

吃饭时，给她送来的菜不坏，只是稍稍咸了一点而狱卒，对她还真不坏，茶水供应不缺，使那些另外的死囚们十分羡慕。

只可惜刘小芬忘了一件事，吃了要拉的。

当她向狱卒表示要解泄时，狱卒递给她一个浅浅的木盆倒是很大，可是只有两寸来高。

只能蹲着使用，无法坐上去。

刘小芬道：“怎么是这个玩意儿!”

“缇骑营中没有这些设备，这是盛菜的盆子将就着用!”

“那你带我上毛房去!”

“对不起，你是死囚，不能出囚房的!”

“当着这么多的人，那可怎么行!”

“不行也得行，别的人也是这么方便的，刘小芬，你别挑剔了，我们还更倒霉呢，不但要看着你拉，还得帮你倒出去，回头我去推牌九，准输不可!”

“什么，你还要看着我！”

狱卒不怀好意地笑道：“你这屋子四面都空的，不对着我们，就得对着别的面，反正都有人看，倒不如对着我们还规矩些，不会穷凶极恶！”

刘小芬向旁边看了一下，那六个死囚都伸长了脖子，充满饥渴的眼睛，迫不及待地看着她！

这刘小芬在江湖上虽是著名的心狠手辣，但却是守身如玉，做人颇为规矩，最讨厌男人，而且又生具洁癖，叫她当着这么多男人解手方便固然受不了，但是她憋不住而拉在身上，她同样地受不了。

但是，喝在她肚子里的那些水却又胀得难受，不仅如此，吃下去的那些饭菜，也消化了要急待找出路！

若是有把刀子，刘小芬真恨膛得拉刀割脖子，只可惜看守她的狱卒离得她远远的，而且看样子也是好手。

王刚又点了她的气海穴，叫她的武功也无法施展！

憋了有半个时辰，她实在忍不住了，厉声叫道：“把王刚那个畜生叫来，姑奶奶认栽了，要这王八蛋小心一点，那天他落在我手里，姑奶奶非整他个死去活来不可！”

口气虽是凶厉，但是却已经表示了屈服的意思！

王刚来了，带来有四名女差官，每人拿着一块厚布帘子，另外是一具马桶，笑笑道：“刘小芬，国有国法，在你的罪刑未获减轻前，我不能带你出去，但是至少可以帮助你方便一下！”

他叫四名女差官各持一条布帘，四面围了起来，隔成一间小方格，把马桶提到中间放好，让她进去解决。

刘小芬虽还不满意，却也顾不得了，急忙钻了进去，解衣坐在上面，尽兴地一放。